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

2010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刊名题字：陶德麟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0)/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办.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8

ISBN 978 - 7 - 216 - 06609 - 9

I. 马…

II. 武…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IV. 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1673 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0)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主办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贝思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445 千字

插页:1

版次: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609 - 9

定价:3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10)

·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 ·

以时代的高度审视和批判社会现实

——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朱传荣(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安启念(12)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三大疑案的文献学考证

赵凯荣(24)

马克思哲学的秘密:实践中主客体的对立同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解读

萧诗美 刘锦山(48)

试论青年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理性与现实相统一

郭星云(64)

辩证否定的考量

——读《哥达纲领批判》和《爱尔福特纲领批判》

范 畅(74)

“分工”与生产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工问题的语境和意义

谈立玲(82)

主客二分:从自在到自为再到自在自为

——兼论马克思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

王利军(89)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

再评“斗争哲学”

雍 涛(96)

论李达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及其当代意义

张秀琴(106)

毛泽东广义问题解决思想的特征分析

张掌然 汪 果(123)

简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

——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中心

周 可(131)

· 国外马克思主义 ·

福特主义的形成与危机

——法国调节学派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 唐正东(142)

武器与权利:可调整中心 佩里·安德森 文/袁银传 译(152)

从意识形态与文化批判到社会批判理论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统及其演变
道格拉斯·凯尔纳 文/赵士发 译(183)

辩证批评的建构与美国哲学传统的清算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解读 黎庶乐(198)

背景、问题、视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论析 徐璐(205)

马克思与恩格斯:辩证法关系的辨正

——兼评莱文“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张艳(214)

·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陈学明(221)

全球化、全球意识与健全人格 刘友红 崔俊杰(230)

对“全球化”意识的一种历史观批判 刘国胜(240)

·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两个前提性问题 李佃来(248)

自由与财产权

——简析黑格尔关于财产权合法性的基本论证 李志(258)

论“以人为本”的和谐政治哲学 李宏芳 吴标兵(268)

葛兰西政治哲学中的语言问题 吴昕炜(276)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现实指向 卢德友(283)

·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人本之“人”与人本之“本”

——“人本之谜”的政治学和哲学反思

左亚文(290)

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思想的特征

姜锡润 王玉梅(302)

现实的人：马克思人学观的根本维度

肖 潇(311)

·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 ·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概念

操 奇 朱 喆(320)

论价值的本质和形态

王江松(334)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与社会性别

梁小燕(345)

· 书评 ·

一部求实、求信、创新的学术著作

——评《公共领域与生活世界——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研究》

刘中望(356)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2010)

CONTENTS

• Classic Works of Marxist Philosophy •

- Examination and Critique of Reality at the Height of Time Zhu Chuanqi(1)
Theses on Feuerbach and the Surpassment of Marx to Feuerbach An Qinian(12)
A Historical Document Verification on Three Doubtful Problems with *The German Ideology* Zhao Kairong(24)
Secret of Marx's Philosophy: the Unity of Opposites

Xiao Shimei & Liu Jinshan(48)

- A linear research about the idea which is the unity between rational and reality in Young Marx Guo Xingyun(64)

- An Examination of Dialectic Negativity: Reading *Critique of Gotha Program* and *Critique of Erfurt Program* Fan Chang(74)

- Division of Labor and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 the Context and Meaning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Germany Ideology* Tan Liling(82)

- Subject and Object: from In Self, For Itself to In Self—For Itself Wang Lijun(89)

•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

- Reexamination of Struggle Philosophy Yong Tao(96)

- Li Da's Reading of Marx's Notion of Ideology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Zhang Xiuqin(106)

- Features of Mao Zedong's Settlement of Generalized Issues

Zhang Zhangran & Wang Guo(123)

- Mao Zedong's Approach of Class Analysis: Centering on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Zhou Ke(131)

• Foreign Marxism •

- The Formulation and Crisis of Fordism: Aglietta's Theory of Regulation Tang Zhengdong(142)

- Arms and Rights: the Adjustable Centre

Written by Perry Anderson/Translated by Yuan Yinchuan(152)

- From ideological cr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critical theory to social critical theory
Written by Douglas Kellner/Translated by Zhao Shifa(183)
- Constructing Dialectical Criticism and Criticizing the Tradition of American Philosophy
Li Shule(198)
- Background, Dimension and Vision: Examination of Alien Consumption Theory of Ecological Marxism
Xu Lu(205)
- Marx and Engels: An analysis of Dialectics
Zhang Yan(214)
- **Marxist Philosophy and Modern Time** •
-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hen Xueming(221)
- Globalization, the Consciousness about Globalization, and Wholesome Personality
Liu Youhong & Cui Junjie(230)
- A Critique of View of History on Globalization Consciousness
Liu Guosheng(240)
-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
- Two Prerequisite Issues in the Research on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Li Dianlai(248)
- Freedom and Property: Hegel's Demonstration of Legitimacy of Property
Li Zhi(258)
-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eople—orientation
Li Hongfang & Wu Biaobing(268)
- The Linguistics of Gramsci's Political Philosophy
Wu Xinwei(276)
- Marx's Civil Society Theory: Its Realistic Concerns
Lu Deyou(283)
- **Marxist Hominology** •
- The Examination of People—orientation From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Zuo Yawen(290)
-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People—orientation and Western Thought of Human—orientation
Jiang Xirun & Wang Yumei(302)
- Realistic person: the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Marx's humanism
Xiao Xiao(311)
-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
- The Notion of Culture in Marx's Philosophy
Cao Qi & Zhu Zhe(320)
- The Essence and Forms of Value
Wang Jiansong(334)
- The Class Analysis of Marxism and Social Sex
Liang Xiaoyan(345)
- **Book Review** •
- A Realistic, Honest and Creative Book
Liu Zhongwang(356)

·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 ·

以时代的高度审视和批判社会现实

——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朱传荣

摘 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 1844 年发表在《德法年鉴》第 1、2 期合刊上的政论著作。其中首先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问题。他以时代的高度揭露批判了德国现实社会制度的落后性和反动性,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局限性和虚伪性。阐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和动力问题。论证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阐明了新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头脑”和“心脏”相同一的密切关系。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的哲学观与政治观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键词:法哲学;人的解放;现代国家;物质武器;精神武器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①写于 1843 年底到 1844 年 1 月,2 月发表在《德法年鉴》杂志上。为了说明马克思写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我们简要介绍马克思写作《导言》以前的思想发展概况。

1841 年春,马克思大学毕业后,曾想进入大学谋一哲学教师职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但由于当时普鲁士政府采取对一切带有民主自由倾向的刊物作品一律查禁,对待不同观点知识分子禁止在大学内有讲学的自由,青年黑格尔派的头面人物布鲁诺·鲍威尔就是这样被驱逐出大学讲坛。面对这样的形势,马克思放弃了大学谋职的愿望,决定通过从事学术研究和报刊工作,投入到社会斗争中去。马克思从 1842 年 4 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写一些政论文章,纵谈时事,抨击德国社会时弊。5 月就任该报编辑,10 月受聘为《莱茵报》主编。在这期间,由于马克思直接面对现实的社会斗争,使他具体地接触到社会各个等级的矛盾冲突。为消除社会矛盾,他试图以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原则批判普鲁士政府,认为现实的国家应该按照“理性国家”

^① 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所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文本为据。在正文中引证该著的原话后所注页码为本卷《选集》的页码。

的要求加以改造。为此,他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政论文章。期望普鲁士政府接受和改正。实际结果恰恰相反,普鲁士政府不仅不接受,而且于1843年3月普鲁士政府查封了《莱茵报》。因此,在思想理论上,由于政府查封《莱茵报》这一严峻事实,不仅使他认识到普鲁士政府封建制度的专横暴虐的反动性,而且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他对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信仰,认识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不仅不能解释现实的利益冲突,反而为现实的物质利益所战胜,使马克思遇到了使他苦恼的问题。马克思说:“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①

1843年3月,马克思在退出《莱茵报》之后,一方面从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准备与卢格合作筹办《德法年鉴》的出版。1843年夏,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他岳母家写的一部未完成的书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主要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第三篇第三章,即国家部分进行批判分析。它集中地揭露和批判了黑格尔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社会关系决定国家,不是君主决定国家制度,而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制度。马克思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由此可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是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端。

马克思为了同卢格共同出版新刊物《德法年鉴》,于1843年10月偕同夫人燕妮一起移居巴黎。马克思主张,新刊物不能“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刊物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要把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合起来”,“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③《德法年鉴》的编辑出版工作,经过一些曲折和斗争,在马克思的组织和指导下,终于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合刊号。其中刊登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及海涅、赫斯等人的作品。《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是《黑格尔法哲学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418页。

判》书稿的继续和发展。《论犹太人问题》，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抹煞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区别的错误的思想而写的。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阐明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联系以及二者同宗教解放的关系问题。在阐明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首次表露了关于“社会革命是不间断的”思想。但是，这篇文章在探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还仅仅停留在阐述抽象的人的本质这个概念上。然而，在第二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深入到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上作了实际的阶级分析，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强调进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才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提出新世界观的核心思想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问题，并把人类解放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具体内容结合起来，从而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政治上转向了共产主义，在哲学上转向了唯物主义。我们在学习这篇《导言》时，依照其内容的逻辑顺序，应着重理解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宗教的批判必然转变为对世俗社会制度的批判

马克思在《导言》开宗的第一句话，就对于宗教批判在德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了科学地说明和评价。他说：“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这里讲的“宗教的批判”，是指1835年施特劳斯发表《耶稣传》以来的德国进步理论界的重大思想斗争。青年黑格尔派的有影响的人物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是这场思想斗争的主要代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以人本主义的形式出现的，他对宗教的揭露和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他明确指出上帝并不是真实的，上帝只是人的幻想的产物。他把这场宗教批判运动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但是，对这场宗教批判运动的意义和作用，青年黑格尔派同马克思的评价是不相同的。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认为，世界的一切都是由宗教统治的，宗教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是人类解放的根本问题。因此，他们把宗教批判看作是改变一切的伟大斗争，对德国革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相反，认为对宗教的批判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还没有触及德国的反动社会制度。到1843年底，对宗教的批判已不能提供什么新东西了，所以“对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那么，这场宗教批判运动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对政治、法律、国家和社会等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1）宗教是对人间谬误的一种辩护，是用上帝的名义为现实的苦难世界加上一道神圣的灵光圈。如果不首先批判掉这种“在天国的雄辩”，人们就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人世间的谬误。（2）“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给人民以幻想的幸福。在剥削制度的社会中，人民由于不了解威胁自己生存的社会根源而感到恐惧和绝望，于是就

幻想今世的苦难,就是来世的幸福,只有安于现实苦难生活,到了来世才会升入天堂,从而使人们从幻想的幸福中得到安慰,它麻痹人民的革命斗争,不去打碎现存的不合理制度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不去为争取现实的幸福而斗争。因此,“对宗教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第2页)

其次,马克思认为,宗教对人们精神的束缚,实际上是现实的统治和被统治的社会关系的反映,宗教里的一切苦难是人世间苦难的表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剥削阶级需要利用宗教作为麻痹和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由于人们受社会的盲目的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无法摆脱,于是幻想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能帮助人们解脱苦难。上帝的全知全能的特性是人在幻想中赋予的,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所以说,宗教批判就是要使人们不抱这种幻想的上帝赐予的“幸福”,而是要建立现实的幸福。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种批判,就是新哲学的战斗任务。即马克思说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第2页)

二、批判德国现存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应有的意义

马克思说:“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引者注)——这是为这项工作尽的一份力——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第2页)为什么批判不针对德国的现存制度,而针对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呢?因为就当时来说,时代发展赋予批判的任务,是要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19世纪30年代,在英、法先进国家里,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早已确立,而且它的各种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了。可是,在当时的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得很缓慢,直到1848年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才有了较快的发展。因此,如果把批判的矛头局限于德国的现存制度,那只能否定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和封建主义的国家制度,而不能否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国家制度。这种批判,就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就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所以说,批判针对德国的现存制度,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说:“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第3页)就是说,对德国现存制度进行批判,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是和时代发展不相符的。要克服这种局限性,批判就得超出德国的现存制度,就要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德国的国家哲学。但这并不是说,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就没有必要和没有任何意义了。不是的。马克思认为,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不论是对德国的国内方面,还是对国外方面,都还有它一定的

意义。

第一,就国内方面来说,通过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可以唤起群众,激发人民对现存制度的憎恨和斗争。德国的封建统治者对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极其恐惧和诅咒的,它竭力帮助各国封建势力向革命反扑,并同各国封建势力结成反动的神圣同盟,妄图阻挡时代的发展。在德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威廉四世在登位前曾虚伪的许诺了自由、民主,但在他登上王位之后,就撕去了“自由”的假面具,从各个方面强化了封建专制制度。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德国“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第3页)对于这样落后、腐朽、专横的封建制度,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却不敢直接触动它,而法的历史学派则竭力为之辩护。以胡果、萨维尼等人为代表的法的历史学派,在政治上是忠于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反动派别。他们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以“理性”或“人的本性”出发建立起来的法律是不合理的,而以往奴隶社会的法律和封建社会的法律才是合理的。他们的理论依据,就是所谓法律是由“民族精神”中产生出来的。他们说,各个民族都有其潜在的精神力量,即“民族精神”,法律就是由它生长出来的,起初是习惯法,后来由习惯法派生人定法。因此,历史上的法律都是合理的。这种从法律上为现存制度作辩护的行径,马克思称它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第3页)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害怕背后站起来的无产者群众,他们向封建制度妥协,不敢直接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拐弯抹角地、胆怯地用历史表述对自由的热爱,他们到“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找我们德国的自由历史。因此,马克思用讽刺的语言批判道:“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第3—4页)自由是历史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自由,近代人的自由要求和原始人的自由要求,是全然不同的,绝对不能把现实的自由和原始人的“自由”混为一谈。马克思指出,自由派的行径,如同“在森林中叫唤什么,森林就发出什么回声”一样,是毫无价值的。

马克思认为,对待德国现存制度的正确立场,就是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尽管这种制度失去了它的存在的依据,还是要向它开火。并且要以愤怒的感情,和强有力的武器进行批判。马克思还指出,对这种制度的批判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即通过批判,揭露德国现存制度的落后、腐败、专横、暴虐的丑恶罪行,以唤起群众,激起人民的勇气,“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第9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充分揭露政府制度是靠维护一切卑劣事物为生的,它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应该无情地批判那些“视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即封

建统治者卵羽翼下的封建集团;还要对那些身价很高而人数很少的统治者进行“搏斗式的批判”。“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第4页)

第二,马克思认为,批判德国现存状况的狭隘内容,对现代各国来说,也有一定的意义。英国、法国等欧洲先进国家虽然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但是,旧的封建余孽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传统习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顽强地起着作用。因此,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可以帮助各先进国家看清自己的“隐蔽的缺陷”,听到自己国内的旧制度的回音,从而对旧制度的余孽采取更加有力的斗争。“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且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第5页)马克思为了使人们更深刻地认清德国政治制度的落后、腐朽、专横、无能的丑恶本质,叙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悲剧形式和喜剧形式的更替和演变的关系。封建主义旧制度在欧洲各先进国家里存在,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并曾经具有统治一切的权力。因此,它深信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不相信资产阶级革命会成功。所以,它是带着顽强的自信被消灭的,它的死是悲壮的,是一种悲剧性的灭亡。“相反,现代德国制度是一个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第5页),它的不合理性已为各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完全证明,连它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本质。因此,竭力求助于另一个本质的假象来把自己的本质掩盖起来,以伪善和诡辩来维持其统治。如威廉四世的虚伪的自由主义改变,就是很好地说明。总之,它的存在已“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为全世界所嘲笑。因而,它的灭亡就不可能是悲剧性的,而只能是喜剧性的。马克思说:“历史竟有这样的进程!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第6页)

由此可见,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是有它的一定意义的,但不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的批判。因此,马克思提出:“一旦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引者注)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即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引者注),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第6页)

三、批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意义

马克思曾说,要使批判站在时代的高度,要超出德国现状,就必须使“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及其政治制度。在德国把批判“针对副本”——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就能使批判站在时代的高度。

德国的现存制度虽然落后于时代,但是,德国民族的哲学却是和时代一起向前发展的。因为德国古典哲学,不仅仅是德国自身的哲学思想发展的继续,而且是欧洲资

产阶级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概括,它是资产阶级的哲学,而不是封建主义的哲学。所以,马克思说:“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第7页)另外,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尽管不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们在理论上的鲜明性和政治上的坚定性,但他们终归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从表面上看,是为普鲁士专制制度、为警察国家、为王室司法、为书报检查制度祝福、歌颂;但从实质上看,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词句里面,还是隐藏着革命,它宣扬的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它向往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实现。这实际上,是对德国现实政治制度的直接否定。因此,“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①由此可见,就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基础和实质来说,它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政治要求。所以说,“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第7页)当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引者注)的时候,这样“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因为批判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德国哲学,就必然引导人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头脑,从而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解放全人类。这就是说,批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高度。

当时德国人民批判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存在着“实践派”和“理论派”两种错误的态度。代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并想通过直接的行动来影响和改变德国的现存关系。他们要求否定哲学是对的,但是,他们不懂得德国哲学的阶级实质和它所具有的真正水平。因此,他们并不能科学地否定它,他们片面地强调实践,竭力贬低哲学,丢弃哲学,他们不了解任何实践活动,都必须有理论指导,要想否定旧哲学,就必须以新的哲学来代替它对实践的指导。马克思批判他们说:“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第8页)

以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理论派同实践派一样,也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不过是相反方面的错误。他们片面强调和夸大理论的作用,否定实践对理论的制约作用。他们的理论前提,仍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他们不了解德国哲学虽然超出了德国的现状,但它仍然是德国现实关系的产物。德国哲学的本质特点,正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本质特点的反映。不批判掉德国哲学的本质特点,就建立不起来新的哲学。理论派对德国哲学不仅完全采取非批判态度,而且把德国人民批判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要求和结果冒充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果。对此,马克思给予尖锐地批判,指出理论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第8页)

正确的批判态度,应该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着重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因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第8—9页)这就是说,对德国哲学的批判,应该集中在对法哲学的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从形式上看是抽象的、思辨的,但从它的内容上看,却是现实的,它论述了道德、法律、国家制度、市民社会等社会问题;其中不仅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立宪制是合理的,而且还对封建制度和封建贵族进行了揭露和讽刺。固然它里面也存在着对国王和贵族卑躬屈膝、顶礼膜拜的内容,但这只能表明法哲学是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的理论形式。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它不敢直接地、鲜明地表述自己的要求,而以思辨的形式,即所谓“理性国家”的形式表达了现实的内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有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第9页)所以,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就能使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改造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中心,就是进行关于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

四、彻底的新理论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前提

马克思针对“德国过去政治意识形式”的理论脱离实践的特点,提出新理论所要研究的是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即实践中提出的并且客观上具备解决条件的迫切问题。这里说的需要解决的课题,就是在德国能不能进行争取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问题。就是说,通过对德国现存制度和德国哲学的批判,新理论不仅使德国人民认识到德国的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而且还要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不合理的。

马克思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思想理论斗争的经验中,首先指出,任何革命运动都需要一定的理论前提,争取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彻底的革命,必须是以彻底的理论为前提。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第9页)因此,在德国进行“人的高度的革命”;首要任务是要制定出能掌握群众的理论。那末,什么样的理论才能掌握群众,为群众所信服呢?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

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第9页）这里是说，彻底的理论，必须是抓住“人的根本”，即人的本质。这里所谓人的本质，是说人作为人来说，首先是要能够生活劳动在不受奴役、不受压榨、不被歧视和污辱，而被当做人来对待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在德国现存制度下的劳动者，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劳动者丧失了他的作为人的本质。德国的新理论抓住了“人的根本”。因为“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第9—10页）这也就是说，新理论的彻底性，就在于它主张：要恢复人的本质，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的本质自我异化的“一切关系”；即必须进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恢复人的本质。

其次，马克思依据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分析，进一步说明了理论解放的作用。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正是从理论解放运动开始的，并且始终伴随着理论斗争；而理论上的觉醒首先发生在具有文化和理论思维能力、同时具有对社会事变反应敏锐的人的头脑中，“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但是，路德的宗教改革，虽然“把人从外在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的锁链。”（第10页）这就没有达到真正解放人民的高度。所以，他的新教理论只能号召“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不能启发俗人同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新理论则不同，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使“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他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第10页）新教虽然没有正确解决问题，但它在现实中提出了问题。因此，新理论的历史任务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这就是解放人民”。或者说，彻底的新理论是在德国进行争取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前提。

五、革命理论的作用，决定于社会实践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指出，如果只有革命理论，而不具备一定的社会物质条件，任何革命运动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那么，德国是否具备了革命的物质基础呢？就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讲，是不具备的。德国思想界已经提出了共产主义的要求，而德国的社会现实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这二者的分歧显然是惊人的，看来提出共产主义的要求，是没有任何前提和基础的。正像马克思指出的，“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第11页）但是，就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看，新理论的要求是有